

七経題畧

左傳九

番外書棚

内閣文庫			
九	二	方	四
一	〇	七	左
函	冊	三	三
二		二	ノ
架		號	類

(九十本)

内閣文庫			
番 號	和	16722	
冊 數	20 (10/9)		
函 號	191	5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七經離題畧四之三

昭公

○元年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

劉績曰先書趙武者無如宋盟尊中國抑夷狄也

楚子麇卒

楚子實有疾而遇弒若諱弒宜以其疾赴註瘞疾無
括裏七年鄭僖公遇弒以瘞疾赴而書卒杜蓋以是

為例也拘亦甚

昭元

幾之文庫

將使豐氏撫有而室

林註豐氏指女

於今七年矣

正義八年也而云七年者殷周雖改正朔常以夏正為言此春正月故為七年年末醫和則云八年

蒲宮均有前不亦可乎

服虔曰蒲宮楚君離宮言令尹在國已居君之宮出有前不亦可乎

正義令尹居君離宮事無所出杜解云云亦無所案

據要恆人情

按服虔兩解並臆度難可信據然以人情推之服說猶優夫會盟之度緝蒲為屏尤不近人情疏以為恆何也

吾代二子聽矣

服虔曰聽愛也代伯州犁愛公子圍代子羽愛子皙

應劭解同之

字而敬

字豈弟也字敬並在交接上非自愛敬之謂

言以知物

物事也謂其言之實

取邗

取者言易也然未有論兵之加未加者註似泥且杜
何以知其兵之未加也

帶其福矣

福弊也謂難然不中用

處不避行

汚穢辱也

舉之表旗

表旗猶表識也所望以為法即制度文物矣非旌旗

虞有三苗 周有徐奄

饗饗不與三苗同杜於文十八年解四凶以渾敦窮
奇構杙為驩兜共工鯀也而饗饗獨不以為三苗蓋
有所不通也此乃以饗饗為三苗何也

陸貞山曰費誓云淮夷徐戎並興詩江漢以平淮夷
常武以征徐方則淮夷與徐自別

吳濮有饗

元

彙認可擊之間隙非罪過之謂

彊不義也

猶言不義之彊也下引詩亦以赫宗周為不義之彊也不常判彊與不義為兩項

省稿而用之

稿膏同謂儉節也即訓為愛亦是愛惜之愛非親愛之愛

賦野有死麇

趙子常曰危以喻楚諸侯楚公子圍於此趙孟母

徐馴擾之觀下文趙孟答賦之語可見

館於雒汭

水內為汭即是水曲之內地非謂曲流為汭

弁冕瑞委

瑞委謂玄端之衣委貌之冠也一句四字冠居其三似不穩然熟言成語衡口而出者不足致疑

卷及之者

卷光格也與八十曰卷者異科此不當相別

執戈遂之及衡

元

徑道窮而左右折者如丁字

十里舍車 歸取酬幣 終幸八反

傳文不言所舍車數不必論焉可也夫雍絳相去介里亦其概也乃截然以八百乘充之何也凡是一節註之牽合尤甚

酬幣舉其重而言耳所取不止酬幣也且其往反偶八反傳因記之用見后子之豪侈耳杜況八反句遂撰出九款之儀其未合又作自齋其一之說以濟之可謂勞擾矣及一舍八乘二百乘自隨其有何振

哉况傳文所謂千乘亦舉大數也己何苦布算費力作是梗說

后子所設蓋如馳驛雖每驛一車其理同也但多端諸多所載則車數須多譬十里一驛每驛舍若干車自絳出命申驛馳車傳至乙驛乙驛傳至丙驛驛相傳至于雍載物還亦驛相傳至于絳往還若斯者八回是為八反車多則一車一反車寡則一車數反也如註所云是八項並一來也非八反

國於天地有與立焉

元

傳遜曰有國者其先世必有大功德於民故令其子
孫享有土地得血食數百年與天地並立未易傾也
天贊之也 鮮不五稔

傳遜曰贊助其無道速之使亡也故鮮不五稔矣
韋昭曰言鮮不至五年而亡

趙孟視蔭 朝夕不相及

傳遜曰視蔭者知己不能長有此日月而有變惡之
意言不相及者猶言朝不保暮耳

其與何

謂無與之者言神人不祐他並微此

因諸阮 自我始 毀車以為行

謂逼敵干險也

陸貞山曰自我始言自我作古耳

毀車全軍皆然註先自毀其屬車謂以泥上文我字
也

而於前伍於後 偏為前拒

而伍專養偏皆藉俾法有是名也蓋以人數多少什
伍係屬為名也其詳雖不可知也百人為兩五十人

為偏者古車戰法也可以見用舊名也非臨時立名
夕以脩令

林註日之所為夕而念之故以脩飾節令

四姬有省

難言盡出四姬故曰省非據異姬為言

疾如蠶

晉語是句作惑以生蠶於下文趙文子之詞為順

中聲以降

降殺也五聲角為中聲而上殺下殺以徵五聲故曰

中聲以降也五聲之外則火高大下是為濫聲君子

弗聽故曰五降之後不容彈也後補外也

是等語似未精當然矢口成辨當時之俗云亦常深

求

以儀節

儀且通謂且之

降生五味

五色

五聲

五味五色五聲皆不氣之叢也註插入五行作解謬
甚又以五聲為五色之徵五色為五味之祭尤舛理

元

二十五年傳氣為五味當參考

陰生六疾

六疾即六氣之淫而生者下文明甚杜何故以滋味聲色作解蓋杜以降發微淫為相遞送之語故致此謬耳殊不知與下分序過同一文法矣

序為五節

五節蓋分至閉之類也其間雖不可知也決非五行之謂也

晦淫惑疾 明淫心疾

凡宴寢過節之類皆以晝為夜夜甚多也是為晦淫凡張燈燭置酒高會夜獵夜漁皆以夜為晝晝甚多也是為明淫非思慮煩多之謂也

女陽物而晦時

是二句合上文陽淫晦淫而言

以女為陽物蓋以皮膚溫暖而言所謂溫柔鄉是也古人稱陰陽多在寒煖上不知後人專以熱氣也上文陰淫寒疾陽淫熱疾何曾無氣哉此承上文不需別生解杜謬也且女以隨男為陽物則男亦可以附

元

女為陰物邪不通之甚

四蟲為蠶

四以盛食物皿中有蟲是食物腐敗化為蟲也亦與穀蟲一類矣非器受蟲害

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

月日無誤註自誤耳若以己酉為十二月六日則郊教今日死趙孟明日死子于祭晉不得見趙孟矣

將會孟子餘

會猶言洽也非祭名合祭先祖于孟子餘之廟故曰

會也若欲知祭名下文燕即是

甲辰朔燕于溫

是歲蓋置閏也而甲辰朔謂閏朔也經傳月日皆不

誤餘見于襄二十七八年

○二年

見易象與魯春秋

易象是易之大小象今所謂象傳也非爻辭若夫爻辭當時諸國皆有之左氏所記周易諸古稱爻辭者可以見矣豈特魯而已夫謂爻辭為象謂大小象為

象傳且孔子之筆若皆出於後儒之謬

國則不共而執其使

陸負山曰國齊國也言齊國不共亦不與執其使

○三年

吾弗知齋其為陳氏

弗知者謹不敢必之辭

以登於金

登如字謂漸上而至於金不可訓成

皆登一焉

此登亦如字自通不必訓加

三老凍餒

三老不必皆八十以上當以六十以上為下老七十

以上為中老八十以上為上老

三老與三壽不同不得混說其三壽杜亦失辭說則

見

或燠休

王若虛曰燠休溫煦安息之意

御無軍行 公棄無人 卒列無長

三

詔不帶三軍帥佐職銜俸三十三年晉襄公以再命
晉晉臣以一命命卻缺為卿亦未有軍行可徵
無人無長亦詔職司廢闕也非非其人之詔

降在阜隸

阜隸職役不得言官

以樂怡憂

朱中曰怡慢也以淫樂而慢易其憂禍也

故無叔向語而稱之

傳因記此叔向語及誦責遂添記是一語以稱仁言

之利耳詎獲晏子穿鑿大甚夫晏子叔向一時賢大
夫甚相與深矣豈容以常情臆譯而論哉

君子如社

如如字

詩傳社猶喜也

公更其完

是別營於其愷者也於毀里完為之註懷里完以大
晏子之完似詔就舊宅而大之非

且諺曰非完是下

三

是上疑有脫文不然且字當作曰

君子不犯非禮

是虛說小人不犯不祥是實說君子謹以小人自居
弗知實難

弗知者以事之是非可否而言未說及于禍

遇認伯之忘

禮記陳註忘是忘日

其或寢處我

林註襄二十八年盧蒲整謂子雅子尾譬如禽獸也

寢處之矣故子雅畏其不可測以此為對

書曰北燕伯罪之也

左氏發例無定準註舉中亦例警也

○四年

身神人

身身通饗同認為神人所款饗也剝向新書括此文
作身

因陰

洩陳也

四

食肉之祿

是謂在家之食非謂就官食者故曰食肉之祿也言
有可食肉之祿者也水以護肉故以肉為言
合註大夫以上食乃有肉故云食肉之祿
至於老疾

林註至羸老疾病之人無不受

老與疾對非指致仕之語蓋老與疾雖非命夫命婦
亦受水也乃是重男女

秋無苦雨 雷出不震

苦甚也久也雨之甚久即霖雨矣不當以苦屬人

震謂雷擊物若震于夷伯廟是也

民不矢札

鄭衆曰札疾疫死亡也

十九年札疾矢昏可養考

棄而不用

雖藏水而不以礼出之亦不賦於大夫即是棄矣是
全棄之非棄餘

侍於後以視過

摘御史執法在旁總監督會禮之失也非偏規二子

寡君將墮幣

傳遊曰墮猶奪會之垂也

廢封唯逆命

逆命謂不順於君命猶言獲罪於君也非論其稟性

作丘賦

丘賦制今不可考魯之田賦亦然註皆臆斷不可從

但觀國人謗之則賦加于舊矣

穆子去叔孫氏

饋之

願之久矣

宣伯奔齊在成十六年而穆子之去在其前多年矣
既生二子於齊而饋於宣伯且曰願之久矣其非同
奔也明矣說已見于成十六年

不告而歸既立

立謂嗣為叔孫氏不指御位

饗大夫以落之

落謂落飲也非饗

落與饗義相近而不同器械曰饗起於鐘以血塗其
鬻障也宮室曰落血自屋上落也是分而言之若若

落款則通曰之落而亦曰豐

見仲而何

而如字猶言見仲而何所款也

求之而至

陸阜山曰淺憾叔孫名豎牛以致禍故言汝本自求之至今又何故而去之

使惠杜漫於季孫

魯入麟譜也

不亦左乎

左摘序也

王思舊熟而賜之路

王之賜路實嘉約之有禮也然杜漫叔孫氏之人故為約謙福舊熟是言語之道而杜不達此意混舍而

事作解非也

○五年

舍中軍

魯本二軍襄十一年增中軍為三軍三家三分公室季氏雖盡征之所入猶不甚多至是舍中軍復舊制

五

四分公室季氏取二叔孟各取一然而季氏所入多矣其軍制蓋季氏為一軍叔孟各為一軍也註仍分三軍則不見其所舍謬矣

陸貞山曰魯之軍號傳所不言哀十一年雖稱左師右師穀亦臨時所命非若晉之三軍楚之二廣有定制者若禹剽傳曰虜書之矣叔孫之軍於桓未見有據

葬鮮者自西門

新死曰鮮葬鮮猶言送死也

穉子雖飢渴以死亦在病困之後不飢亦死難言牛殺之又甚死年亦不十不得為穉指註不以壽終句無所當二句亦不十不得為穉指註不以壽終大庫之庭
按註當作大庭之庫十八年梓慎登大庭之庫可徵使亂大從

從從同

殺通立展

牛之罪實如昭子之言如穉子之死不全係于牛前

五

已論之註不知厥殺其父是過常隱度之說已
 十時 十位

傳文明言有十時乃以十二時強配十位是杜之失
 也

一日分十二時非三代之制實起於西洋法
西洋法一日十二時百二刻
 刻仍依舊百刻故時不勝尋常可謂拙
 蓋漢時傳入而循用日久元
 凱慣看不足察輒以骨合於古文可謂妄作矣其丑
 為鷄鳴寅為平旦尤悖理而後儒深襲至今不廢何
 也



唯水漏晷夜十時百刻漢唐至宋明如古法
漏刻法分一夜為五時一更至五更是古法矣夜既五時矣
晷隨可知矣

按本草曰鷄為鷄鷄鳴于五更者日至鷄位感動其氣
而然也是雖傳會之說而鷄鳴之為五更則信矣

明而未融南

正是朝時之光景矣如註平旦在日出之前則何明
之有

離為火火禁山

離為火語重複不成文理恐當作離為良

其名為牛

以離有牛象故知名為牛而已是句不拘牝牡亦不
論吉凶

吾子亞卿也

是句專繳上文當且為祀之語也非謂非亞卿不足
盡夫旦日為祀豈有正亞之別哉

殮有陪鼎

夕食曰殮是又輕於宴者註熟食非

也

重之以睦

陸貞山曰睦謂睦於吾

誰其重此

重猶任也言孰任是責者若有能任之人則可也

叔禽叔叔子羽

劉焯曰叔禽等亦是韓起之族

○六年

淮之以疆

淮而臨也註施事謬文於此當亦韓起也

作九刑

林註書多刑疑即是也

無乃病也

言若敢當此加禮恐以放者之罪也非不堪為罪

女夫也必止

夫者賤之也猶言匹夫役夫也

○七年

暨齊平陸

穀梁傳胡傳並以為魯與齊平也唯左傳亦敘杜謬

解年

叔孫婁如齊淮盟

結平也

齊叔之也

劉敬曰齊叔與魯為平也

為王誰以曰

謂曆擬楚王之誰也亦常據周家制作解

天子經畧

畧亦疆也下文封畧之內可以見矣經正之也

願與諸侯落

落謂落館也下文新臺之享即是矣非祭

使臣請問行期

行期會期也昔歲楚侵魯師于蜀魯詰盟此據為故

事不言伐而以會為辭故問行期云爾即是魯公赴

會之期矣若見伐之期魯為得知之又非所當問

將殺也

劉炫曰段即曹氏註當言駟氏黨字之語

立公孫淺及良正

謂立為之後也未論及班位

為身無義而固說從政有所反之

為身與從政對認為一身而已若是說雖無義可也

若從政者則說不可無義也蓋特立伯有之後是畏

厲也非義即併立子孔氏則有繼絕之義存焉

友之謂異於為身者非友道之謂

始化曰魄陽曰魂

魄者形之神也為陰魂者氣之神也為陽未可謂魄

為形下文魂魄馮依可以見矣

用物精多

物謂奉養之物

馮依於人

人謂他人不謂責賤

所馮厚矣

馮猶據也謂其富厚權勢與上文馮依之馮異

飲酒無度

是不須解註相尚相困蛇足

兄弟急難

急當作治字急之也

且請命 進命襄公

命加之服也如後也贈位階也非如哀策而已傳特
插其辭耳非命辭正於此

叔父陟恪 高圍亞圍

恪疑格之譌

正義二圍之後進命無文杜以意言耳

聖人之後也

陸貞山曰僖子祈詔聖人乃正考父非湯也

傳遜曰以聖人為殷湯則宋皆其後也何云滅于宋
年

三命茲益共

此三命詔三來受命也喪下文三命指上卿者不同
茲益同益也

聖人有明德者

有明德者即聖人矣註之後二字當削去始與下文
滅武仲之言本論論非為孔氏而發註謬

致若獲沒

注即死也是億子將死之言焉用壽終之辭

弱行 蓋非人也 將不列於宗

弱行不能步也乃是痿痺之疾矣不特偏跛也下文

云弱廷者庶可以見矣若夫跛能履未可為非人

不列於宗謂不與於宗族之齒列也

嗣者何建 建非嗣也

建者特設立之義因生辭也言長子繼父是順之至

不得着建字今卦曰建庶必是建非長子也長子宜嗣

者故稱嗣也

○八年

蒐于紅經

註固執傳文以經為闕文若未見其可也

右言于晉魏榆

此即響石矣非怪

抑臣又聞之

抑發語抑上揚下之辭

匪者是出 苟未能言

今註不能言者言遠不出口

此謂納言者匪舌是出正與巧言如流互對
詩傳皆可也

引詩斷章例也註何約

自根年至于南衛

南衛蓋亦地名

欲治其室

治室而殺寡則先是梁嬰等亂室可知矣治平治之
也非兼并之謂

惠不惠

惠順也謂順於理

殺馬毀玉以葬

喪亂之際葬具無所得焉故玉馬以表心耳非非禮
厚葬之謂

袁克隣人也謂之與隣是象隣中之一人矣其為貴
無微註不知何謂

○諸寔之 諸私

寔謂合而不殺也時馬已死玉已毀置之何為
私溺也以誣楚人

捕將復由

魏了翁曰由義如尚書顛本之有由葉

○九年

陳災怪

陳雖滅而復興故是年之災仍繫于陳也不必引梁
山沙鹿

甘人與晉陶嘉寧陶曰

主名不在甘裏故曰甘人也

允姓之姦

允姓姦即構杙之後故上文四凶中唯皋構杙也

后稷封殖天下今我制之

陸貞山曰封殖封厚長殖也制制御之也

火水妃也

水火亦相畏亦相助此以相助者而言蓋五行中
按十七年傳云水火之牡也惡此互相祭火以水為
夫水以火為妻是蓋當時古法以相畏而相助為象
也惡後也陰陽之言不同
火出而火陳

火出為五月亦曰至節氣節氣進則四月之序火可
出且古曆疎漏小出入每有之此只據所見而言不
可深求註長曆可厭
逐楚而達陳
此據故陳國封疆而言逐出楚人而後達陳國也不
必為楚衰
弗聞而樂
言汝不聞荀彘之喪以若為廢樂而作樂是耳失官
也

外傳傳叔

外傳與內傳對前已論之註外都職在外並謬
事有其物

物猶實也

庶民子來

子來是比喻非實說

詩傳如子越以事不忍自來也

甚以勤民也

勤施也謂死止若訓勞下文何得曰無民

○十年

居其維首

傳遜曰蓋言孽女居於玄枵之前而妖星見於孽女
之次韋昭註周語亦曰湏女天毫之首湏女即孽女
也天毫即玄枵也

遭子良醉而騁 遂見文子

傳遜曰醉而騁者子良也遂見文子者桓子也

彼雖不信

劉用熙曰彼謂棄高也信猶實也

教于釋

釋即社釋之釋非別祀也釋者

陳錫載周

此載宜訓乃布陳乃徧也

視民不仇

此視仍是視聽之視猶視民如傷之意不必據詩傳

訓示

孤斬焉在靈經之中

陸貞山曰斬焉言哀痛之深如斬截也

十

國君既葬釋服是杜之家說前已論之如是節可以
證其誤者故再詳焉晉侯既葬尚服衰經傳又明甚
不復容致杜乃以未卒哭潛其說可謂窮矣禮既葬
虞卒哭諸侯五原亦浹旬而畢其際旬則諸侯之大
夫安得請見焉縱令其請亦請剋日行礼也非即日
欲見矣則晉人安得以未卒哭之隙而辭焉是請見
決在卒哭之後也可知葬後數月衰經在身未可以
行吉禮也杜之謬章之明哉

○十一年

楚子處諫蔡侯般位

名楚子罪之也杜何因知蔡人之告辭也禮度不足
據且可名則名之不可名則不名是為春秋已即一
一猶告辭而已則是春秋無權衡仲尼無筆削

然也

聖也培養其惡使早稔也

唯蔡北感

感慨同

不能甚民

十一

不能猶不善也

不可沒振

振註則傳文顛倒矣不可沒蓋譬於救溺者也言不可沒水以救也

物以無親

陸賈山曰物猶人也言不恤小國故物情不附

美惡周必復

復報也言周一紀善惡必有報也

五大不在邊

五大五知其目未詳註亦牽合不互攝大抵總舉衆官而言或曰五官或曰六官其歸一也大要不過言五官之長總統者在廷而佐使各職者在邊也

○十二年

朝而崩

說又空下棺也崩下土也

為賦葬蕭

五只賦首章而已下文昭子敷演論之也乃是因題生義者不當據昭子之言作賦全篇

有内如城

詩宛在中城傳曰小諾曰城

履皮之子過

履皮是火子之傳而過其子也

更受三命

季子伐莒蓋叔孫之省謀矣故受賞耳非以例加

淋子攸子

淋慄通憂貌攸德同憂之長也

枚筮之

枚策也用他物筮之不用著也非汎卜之謂為籙不
必引證

外疆内温

和以舉貞小以取所歸
悔卦比疆也貞卦坤温也比和坤貞並以二卦而言

非比一卦之義

黃中之色也

黃之為色不白不黑不青不赤故以為中來之色耳
非土色之謂

供養三德為善

傳遜曰三德謂忠信共

夫易不可以占險

是汎論易道也非指一支

從我者子乎

子親之之辭

秦復陶

復陶未詳其物杜以為羽衣不知何所據

共禦王事

禦御通進奉也

吾刃將斬

斬以喻挫劔之未言及淫惡

作祈招之詩

酒誥折反薄違小雅祈父弔王之爪牙詩傳古者祈

折歲字得通用

司馬掌畿內兵馬故稱折父也非官名大司馬名招

故稱祈招耳註以為世職者謬

或如金或如玉形民之力

金玉取其美也詩易祈稱可見矣不必言堅重

家語形作刑似宜從

○十三年

殺公子比

比立未踰歲未成君也故不稱弑君

圍國城克息舟 城而居之

既克息舟即築城而居之也息舟也國城自別註似混為一何也

再拜皆厥

但與辭皆別為說也註微見辭但誤

章禮違命

章龜屬成然蓋在郊教之時也故以立郊教為章群望之禮違神命也

同惡相求 無惡同好誰與同惡

傳遜曰同惡指當時同心造亂之人遠居放然等

服虔曰子于無黨於內誰當與共同好惡者

有寵而無人

寵謂貴顯與下文相照

族盡親叛

親族或死或離畔無所共同心也

王虐而不忌

以靈王之虐而無所忌惡於子牙則其人不足畏也
可知矣非誣靈王將止

先神命之

先神謂先祖之神也雖祈于群望而埋辭於廟庭則
受命于先祖明矣故曰先神命之也

其寵貴四也

謂君陳蔡也共上文相照

其寵棄矣

謂止在他國也若以父沒則棄疾亦然上文庶子也
若無貴寵中之一件矣不得以此為斷案

齋桓晉文不亦是乎

傳遜曰子牙在晉棄亂而入吾桓文同耳非言庶職

子餘子犯以為膺心 魏犢賈佗以為股肱

上稱五人而下說四士蓋以通於文也賈佗入五人
之數傳文明甚矣証乃云賈佗不在本數是泥信二
十三年傳文也不可遂說已前見

攝司馬

攝權行也非兼官

帷幕九帳

在上曰幕在旁曰帷帷幕其為一張

瀆貨無厭

瀆汚也認貨財之累

吾朝夕成我

邪苦之慙以取郵一事觀之恐非誣因總領小侵累
經傳不載無所徵但以惠伯之答唯言君信壘表之

詐而已其賦青蠅者累矣又下文問答無一辨辨苦
之誣之語則吾固已招服矣

樂只君子

樂只形容君子之德也如詩義下文君子之求樂即
君子求為樂只也非自外樂之

執其光

光者執故家相之通稱如孟公綽為趙魏光是也非
尊稱

○十四年

十四

司徒光祿祭

下女稱季氏為君南蒯為子則之二人必是贊之有
司而季氏之臣也非南蒯之臣且南蒯邑宰其臣不
得有司徒之職

家臣而欲張公室

信臣而張公室必畔其主畔主為大罪不特越職

義也夫何謂直矣

義也夫美之也謂其當義耳如舊解傳文宜云義也
乎哉

射之於叔向若是父兄有宜為隱者既是子牙何必
隱焉杜朱權衡

傳避曰傳中明白深美叔向而再三婉辭揚之何有
疑也豈元凱心本不取此事而強以合己意邪

○十五年

有事于武宮經

有事者祭祀之通套非異辭

祭朝焉出奔鄭經

朝吳遭楚大夫之諗豈其罪也哉註罪甚不遠譏人

何也豈欲其不交一語於小人邪是亦難矣春秋豈有如此之偏急哉

戒百官

戒謂先期告戒也非廢

有三年之喪二焉

古禮妻與長子皆服三年也下文雖責遂服謂天子亦服三年而弗降也杜並認亦其家說之弊云

一動而失二禮

朱申曰二禮謂因喪求器又宴樂以早

○十六年

發命之不哀 頗類 不敬 不聽

哀中正也

合註類成作類成也

會朝之不敬以威儀而言不可相諸心不聽不順也謂不順於事宜

有賂於軍 受賑歸賑

御賦不必百乘自當以邑之大小為差且夫百乘據周制是方百里之賦矣小國之卿豈能享百里哉註

十

謬

脈脈通言之也。不必我祭之內。詎既脈字以我祭
解非也。大末安有我祭於家哉。

孺子善哉。吾有望矣。

謂他日之成就可強也。為其年少。

賦鄭之羔裘。

此亦應賦首章。不得以郊務司直作解。

起在此。

只言有叙在耳。此字不可流。

○十七年

有星孛于大辰

大辰指心星也。而房尾不與焉。諸稱大火亦然。

唯正月朔。漢書作

正。惡說已見于莊二十五年。

合註平子。謬以正月為歲首之月。

三辰有災。辰不集于房。

月體掩日。而日為之食。其理固然。亦是後世推步始
知之。周以前未得其數。故曰辰不集于房。以為日行

失度不安于其舍之所致也曰三辰有災謂三辰之
中自有薄食之災也然其意則專在日食也非日月
相侵之謂

以重紀

是惡改正朔同義以新民之耳目也不必言獲瑞下
文並徵此

鷓鴣氏司馬也 陽鳩氏司空也

鷓鴣取其極鷲而已別之有無此所不論及陽鳩之
平均皆杜阮詩傳之誤

不能故也

即上文不能紀遠也非遠瑞之謂

乃警戒備

謂警戒乎兵戎之備

除舊布新

朱申曰今以而伏而替以除之所謂除舊明年大火
星出必布散為災所謂布新

夏數得天

今註斗柄所指分為四時夏以建寅為正則斗柄東

指為春南指為夏是謂天四時之正也

是句以見天地人正之說為謬也杜乃復牽強以得

人正辭何也豈欲改竄傳文邪

災四國而衛屬水祥則火厲而災者宋陳鄭三國矣

火以夏之三月而出而三國受災故曰夏數得天也

水火所以合也

傳避曰傳正云合而不及相勝杜何自而知其多少

璿學玉璿

傳避曰據說文璿玉也以璿為學與玉璿對非璿也

長鬣者三人

長鬣者取其狀異常歟使楚人驚愕以為神也

○十八年

是謂融風

融風疑是祝融之累矣

將有大祥

大祥猶言大慶也註氣字疑是

吾不足以定遷矣

子產蓋不全信慶異之言故不肯遷也又辭以不足

定是實說矣非假托

辭晉公子以孫于東門

合註晉詛無高群公子故公子公孫多在鄭火時恐
其為實故辭之使處東門

司馬司寇列居火道

司馬救火司寇備非常並領兵衆也非同職

羊羅攝其首

攝持也持閉若之頭令不得遂焉

大人患失而惑

陸負山曰患失摘論語患失之言大人懼違衆而失
位心志惑亂故徇流俗之說而云可以無學

夫學者殖也

所以樹殖培養其躬

其廩小 過期三日

廩謂占地也寢占地小毀之未足以廣地故必欲毀
廟以其占地大也

陸負山曰大叔不忍毀廟故過期三日須子產見之
而有後命也

晉無乃討乎

懼討以授兵登得一車不帶公子公孫

許曰余舊國也

合註鄭遷許而得其地故曰余舊國

十二年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曰襄十

一年東侵舊許許曰許之舊國鄭之新邑

○十九年

許世子正弑其君買徑

書曰弑其逆謀明年如不舍藥物必是傳者之鑿解

朱春秋之旨

及師至則投諸外

投繩城外教用登也婦人未嘗出

札寤夫昏

韋昭曰枉惑曰昏寤死曰札寤病

寤病也昏蓋惑也並不必死唯札為死二十年傳

所以未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當參考

按註昏是初生嬰兒之死也然傳稱二三臣御大夫

之謂也天下豈有嬰兒而為御大夫者哉

私議於謀

即謀於私孫心謂父兄與孫人謀

○二十年

王二月己丑日南至

經書正月者特記首月耳與日南至自不相于傳亦
因擇慎之古錄之初無意於正曆且註所云失固者
其長曆之謬

又按冬至是周正月之中氣矣古歷雖疏也無以中
氣入他月之理也且冬至為一歲之原最難遷移者

傳二月必是訛文當作正月但與經文正月亦自無
相干涉矣

擇慎望氣

陸負山曰此或擇慎自望見之如十八年登大庭氏
之禱以望火耳何由知魯侯不行登臺之禮註當削
其所食乎

所食謂過午而食

不以回待人 不蓋不義

執紼之不善豹之亂皆無所規正使其自恣焉是以回

待人也

弗以豹之謀告執是蓋不義也

以三公子為質必免

質贖通

家事無精 祝史不行

無精無不祐自是兩項註故字失常

不可為也

指言無所禱也不指誅祝史一事

是句激廢落使求可為者為之

偏介之關

介間也

億兆人之詛

十萬曰億十億曰兆

亦有和羹 醜惡無言

引詩取其既平靡爭也和羹作實語辭可也不必作

比喻

詩傳醜惡與秦假同

七音八風

二十

七音指樂器也古稱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是也
唯匏音亦可屬竹音故除匏而數之以通於行文之
順也

沆可小廉 毋從說隨 能通 不練

詩傳沆發也說隨不顧是非而妄隨人也能順習也
練也

○二十一年

君若愛司馬則如亡

亡謂疆之出亡也言今不逐疆疆必作亂而死矣為

費隨討之疆苟免於死雖遠在他國猶為念也

厨人濮

是司厨賤人矣非邑大夫下文吾小人數句可徵

子無我廷

詩鄭風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傳曰廷與誰同定十
年是我廷者先也註廷欺也

○二十二年

王室亂 以王極居于皇極

註承叔鞅言而書之警甚當刪傳言王室之亂是為

二十一
二

閼焉父之言而發焉非明經所以書
王極之王猶氏族也如王季子來朝是也非天王之
義

王典賓並說之

合註說語也

崩于榮騎氏

榮騎蓋人姓名氏者謂其家也

王子極卒不成喪

書法佐自有例極既立而未踰年不成君也故不稱

王崩身傳別生義似失經旨若夫踰年改元者雖令
國亂不成喪亦不得不稱王崩

○二十三年

過邾館以如夾

使邾人見之正所以屈辱叔孫

取其冠法而喪之而冠

冠法謂其大小長短之制叔孫先請范子所服冠制
而喪所適之冠也

吳太子諸樊入郢

正義吳子諸樊吳王僚伯父何容僚子乃與同在此
應傳寫誤耳

伐吳以微之

微要求其友夫人也

○二十四年

陽不克 莫將積聚也

克字句莫如字言陽之不克無乃且積聚乎

誰坐厲階

厲階猶言禍亂之梯子也

○二十五年

公孫于齋經

孫適逃之義已見于莊元年

是殺其身也

與他國人語而單其同列是自賤之道也殺其宗又甚

焉註

賦新宮

新宮是斯于詩取其相好無相猶也

如宋聘且逆之

二十四五

傳遜曰春秋中大夫為同列逆女者多矣季氏雖強
橫而以此罪之非也

六畜五牲三犧

陸貞山曰從所用而異乎也杜解五牲前用爾雅後
陸鄭云於彼所釋六畜之名各取損其一取決麻腸
自相乖背良可恠矣

十一年傳五牲不相為用註曰牛羊豕犬鷄
牲字人鬼通之周禮玉膳用六牲之類是也此五牲
與三犧對則是人非鬼之用

三犧謂牛羊豕

九交 五章

萃嘉雉也註曰據虞書增入宗彙

五色故交謂之五章註曰且如五色備謂之繡尤不
可曉

昏媾姻亞 以象天明

媾合也昏媾非而事易曰非寇昏媾是也姻汎指外
親之辭並非毒父婿父之謂

陸貞山曰言其親疏倫序比象於天文之行列

上註以日月星辰辨天明則此宜云若日月星辰繁
然布列而昭焉也事嚴父共辰極何謬

故幸庸力

大曰政小曰事並以公事而言典論語不同

補父喪勞

謂其出止勞苦也非謂死于勞

李氏介其難 金距

合註介甲也以甲衛其羽使取勝金距以金飾鷄以

釋其甲

介蓋以革重其膺以拒敵距擊耳非全身披掛者金
距以金重其距以利之耳

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 先君之廟

諸侯六甸六八四十八人

僅負山曰杜謂別立廟認朱

公徒釋甲執冰而踞

是狀其伐勝而懈惰也註無戰心朱竅

負罪以出君止

君止是勸公勿出也

使為賈正

賈正是價人之長官知物價掌貨賣之者非市吏之比

○二十六年

公至自齊

凡書至左氏杜氏每以告廟解此亡君不得以告廟解則亦舍而不論焉何其出入自在也可知告廟之解本不足據也

傳一如璫

傳音篆袂包之也襄二十五年閻丘嬰以惟縗其妻是也

粟五千庾

是高氏之俸祿矣言為高氏後則歲入常獲五千庾也

百兩一布 先入幣財

一布謂一機所織也非布而謂之布者諸耳一機所織色文幣同故曰先入幣財今沽物者先獻一枚使其需精粗功若即幣財之意矣財材通

繇胸沃鞅

胸鞅通說又鞅鞅下曲者

胸認衡也馬車之衡牛車之鞅是一類之物故相通
為鞅也猶鞅認之鞅既見于襄十四年

將元子

猶言豈與子元乎也認不允

死何忘取其耳

擊林雍適中其身已非不欲殺之謂

視下顧 斷其足

林雍在車後邊車高人卑故曰視下也在後故曰顧
也非擬足斷其足亦制而適中其足已

萬民弗忍

劉炫曰不忍王之虐也

諸侯不圍而受其亂災

汎箱諸侯非指一國楚豈能圍王室者哉且夫攻言
何必一一討其歸註認

群不吊之人

吊矜也認不吊于天之凶人

思肆其罔極

肆猶遂也

齊有彗星

齊魯接疆彗星在天何有齊見而魯不見之理哉蓋
小事不書春秋之例也註

天道不諱

傳遜曰不諱不濫也

幸懷多福 願德不回

詩傳幸諸辭懷來也回邪也

取之公也濫

明言取公必是以受於公府者而言非指取於民者

不取公利

謂不攘取當入公室之物也

○二十七年

先人之道也

謂先世以來所行之故事也非指諸樊以下

直而和

是狀其為人與直而溫溫而厲諫言正同不可分

二十七

屬上下

季氏之復

復如字謂將止而友復于其所也

季君如在國

趙子常曰即後賈馬歸從者衣履之類

公行公至元無告廟之說書與不書豈季氏之所為

天命不惴

惴論同濫也二十六年天道不論與此同

莫不謂令尹

諺如字以令尹之過惡告于神耳不必究

使宰獻而請安

劉炫曰燕礼司正命御大夫以安今此傳所言正當

如彼諸魯侯自安耳杜去齋侯不在坐非也此說同

安謂坐也獻酬畢而坐飲酒也宰獻而請安是齋侯

不與行獻酬之禮也

○二十八年

實蕃有徒

謂惡正直者之多也非謂其人乃多徒眾

二十八

殺三夫

故二年傳天子薨殺御叔子靈蓋其先夫矣併襄光
為三夫是時亟臣蓋未死

黜黑 光可以鑑

正義黜即黜也詩云鑿鑿如雲毛傳云鑿其黑髮也
光可鑑偏言鑿也不帶膚

長叔如生男

正義伯華最長叔向次之其餘諸弟皆小於叔向也
故謂叔向為長叔叔向之妻其年長於子之父母友

稱長叔如也

擇善而從之曰比 故說天祿

唯善之從也非比方之謂

說重也

昔賈大夫惡

疑是晉大夫賈氏豈賈辛之先耶

傳不言賈辛之醜然於是說自賈辛身上起則辛之

不颺可知矣

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志

志謂相告誠之誠字也與王室無干係

退朝待於庭

二人朝魏子而退歛有言也仍立于庭以俟問也非

魏子朝君

屬厥而已

鞏昭曰屬適也厥飽也

歛君子之心易盈飽如此也是三歛之意矣非謂示

宜然示人自謂君子暗斥魏子

○二十九年

使高張來信公信

只是存問起居也以其亡國之君也有吊恤之意故

曰信耳即解為不受於晉再喪國也則三十一年荀

躒信公者謂之何

次于乾侯信

是保命于乾侯也非不見受而後往乾侯

君秘辱焉

言久於此將受辱也是歛去之意矣非謂往奉齊

執歸馬者賣之

二十九

賣其人也非賣馬

人實不知非龍實知 御龍氏

知並音智

陸負山曰言人自不知無擾龍之術耳

御駕馭之也典義稍別

潛醢以食夏后

潛密也姑隱龍死而醢以獻焉又不以龍告也夏后食而美之故更執累求之累無所得醢以告則顯已之德歎故懼罪而遁逃也註並誤

官宿其業

宿宿殺之宿猶預也言預修其業則物歸之也

誰氏之五官也

誰氏者指當時帝者而言也下文少皞氏顓頊氏乃答此也

后土為社

祠后土祠社有大小之分而其神一也后土與昊天對者社是一國土地神矣

有烈山氏之子

賈逵鄭玄皆以烈山為炎帝之跡即神農矣

魯祭祭法並稱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非諸侯明矣

一鼓鐵

冢祭王肅註三十斤為鈞鈞四為石石四為鼓蓋用

四百八十斤鐵矣

東之蒐也 晉國早亂制也

按文六年傳既蒐于東五狐射姑又改蒐于董更至

趙盾也此註一蒐三易失當

亂制認亂也權宜之法不可通行也非自蒐也

習

又加范氏易之止也

寅之啓連及于范氏則范氏亦止矣是易存以止也

○三十年

公在乾侯 非公且微過也

合註先是俱不書公所在以公尚在四封之內至是

鄭讀客寄乾侯故書所在非公內不能繫臣民以安

其身外不能事齊晉以復其國明公之有過也

非公微過釋是歲之書也非實前年之不書

三十

王陽明曰吾猶吾土也在則非吾土矣

敬色之少卿也

少卿謂下卿

將自同於先王

蓋同志大有交感為文武所為也不止於此諸華且

比諸華既然之事豈其願欲之標的哉

若為三師以辨焉

釋文辨又作辨

陸負山曰按及十二年使輕者辨焉莊謂辨性而邊

也與此傳所謂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意正相類

○三十一年

在一言笑君心遂之

言事之而皆未於君之一言笑不可姑息焉當以決

逐季氏之辭答之也

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

傳遜曰言人固貴於有名又有一等有名不如無名

若暗指庶其等也蓋所指物之詞

攻難之士

治五石曰攻攻難認用力為難事

告胤而轉以歌

毒驪伏地而轉輾也

庚午之日日始有譎 火勝金

食在辛亥而亥始庚午是必無之理豈庚午有暈虹

重見之類而附會言之耶今不可考

火之勝金以消鑠之性而言也非圯匹之義

○三十二年

會晉韓不信 城成周 經

秋泉之命命城周也尋盟非奉之主也故畧不言耳
心在外何論告不告且魯大夫在會則不須自外來
告矣

越得歲而吳伐之

傳唯言越得歲不論吳之得歲與不是尋隨文而解
可也不當別生枝節且古條諸事古今不一其法豈
容作泥解

兄弟並有亂心

明言並有亂心必非作子朝一人是併宗族助亂者

通稱兄弟也

如農夫之望歲

望歲之歲猶有年之年謂豐熟也非來歲之謂

望歲遠年

望歲喻亂人也指子朝等

連連衰序於是為在

言其連連在諸侯之從連勤惰也是魯則奔走不少
懈之意矣

定公

○元年

魏子涖政

所謂政亦城事而已猶前年南面之意矣非謂廢政

將建天子

建猶封殖也

易象而采

禮朝夕采在卒采後卒采以前采無時此易象唯言

定元

梁臨不與叔孫同時而已
或哉通指限也

戊辰公即位

先是定公從昭公在外至是喪俱還故既殯行即位之禮經所以詳日之非恒禮故也非謂殯則即位之例且經傳所謂即位者是踰年行即位之禮者經所謂即位者是嗣子定嗣者彙命失倫
講而合諸墓

非特臣無乾君禮固當然惟令臣得乾君夫季氏之

報私怨後世安須循用焉

立煬宮

鍾伯敬曰煬宮以弟繼者猶定公以弟繼昭公也
既歿報己之私又欲掩己之失故立煬宮

○二年

以師臨我 使之無忘

以下三句是舒鳩欲楚之辭我者舒鳩自叙也
使之之字指相楚師臨舒鳩則相不慮舒鳩之未攻也必不設備矣

二

師鳩蓋畔楚而附吳者故其言如此皆以吳之疆而
畏一伐遽求媾哉言之不倫不足以此欺人

囊瓦伐吳

伐吳所以臨師鳩

見舟于豫章 潛師于蘄

陽示欲潛謀以擊楚師而陰自蘄出其不意

○三年

車五乘狗五人

車與狗只是非禮耳惡好潔無于涉夫用狗不潔之

也者又不見其為遺命

○四年

十一月 戰于柏舉徑

史墨之言固荒唐矣不必回護牽合也即數閏月則
七年之間得閏再三矣其說又不通且占房之言多
以節氣汎稱焉則月數小差固其所矣

假羽旄於鄭 或飾以會

只言晉人假鄭伯車服使賤人用之所以失諸侯也
不當而牙鑿作解

唯言羽旄未見其為金羽為折羽也且羽旄為旌旌
未必五章也桓十六年衛急子使齊壽子載其旌以
先孟子招大夫以旌可徵
襄十五年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當
參考
旂揭旌旗垂其旒用之也襄十八年旂而疏陳之
左實右德以旂先昭十三年辛未治兵建而不
申復旂之當參考

噴有煩言

傳遜曰按管子噴室之議房名穀曰穀穀者言穀
諸噴又荀子噴然而不類楊倝曰噴爭言也此言噴
有煩言若曰噴然有煩亂爭忽之言耳

社稷不動

是汎言也國遷師行皆在其中

備物典策 彙器

典策只是書籍矣不可作春秋之制彙器祭器也

命以伯禽

劉炫曰伯禽猶下命以康誥是伯禽為命書

四

啓以商政

謂開導其民以殷也下文倣此

命之以蔡

蔡下疑脫仲字也乃是篇名與伯禽康誥一例

猶先蔡 晉重

春秋是魯人所記又經仲危筆削恐難以徵會盟位

次不當強作說

晉重下恐脫耳字

子必死之

死認實殞命于陣上是一死贖前罪也非死戰以徵
幸之認

吳人及之句奪句食而從之 江戰及郢

林註楚走不暇食故吳人食其食而又從之

五穀皆在雍澁之後畧而言之也註火認

以班處宮

今註以尊卑班次處楚王君臣之宮

到而裏之

傳遜曰司馬未死亦句早到之也

四

入于雲中

雲夢二澤夾江江北為雲江南為夢昭三年楚子以鄭伯田江南之夢是也禹貢雲土夢作又其為二澤必矣杜乃援夢以解雲何謬且楚子既濟江而北無後如江南之理

以樂夫哀

樂助也

與隨人要言

王使見

只是信區王與子期之約也無并阮子期之事

使見只欲勞賜之也若以王臣使盟未必然

不敢以約為制

僮負山曰此約與上策人之約義同謂不敢無義

困約之時以為制

敘必復楚國

子能復

合註復與覆同

史記作覆

荐食上國

荐食猶言吞食也

四

○五年

於越入吳

於越蓋其本號吳陰去其一字耳猶邾婁之為邾也
不必發聲管子稱于越當參考

越多種類南越東越之類頗多故稱百越也然則於
越豈百越之一矣猶舒鳩為群舒之一也

榮華曰佩玉所以節行步君臣避連有節

以象鐘連

鐘連蓋樂工掌鐘縣故稱鐘連非姓氏此婦季茅之
故聲以為樂尹也前年註以鐘連為大夫者非
按淑九年鐘儀南冠而縶問其族對曰冷人也當參
考

○六年

為之請以取入焉

入者謂自結于晉

敗楚舟師

註曰言舟師水軍今云水戰恐字謬

五六

冬十二月天子崩于姑稽

是引經文也今經無此句者蓋脫之也下云辟僮翽之難也是釋注之疑並非叙事之文

○七年

大雩經

賈逵曰旱也

○八年

盜竊寶玉大弓經

寶玉之為夏竊大弓之為盜竊是先儒相傳之說非

有明據勿泥

顧高之弓不鈞

稱自周至南北朝無異杜云古稱重者蓋以不鈞非異強故為是說杜撰也殊不知稱無古今而習藝有古今也

主人出師奔

賈逵曰主人出魯人奔走而卻退

陸貞山曰暫退也不謂戰敗而奔與陽虎之言自不相妨

請執牛耳

襄二十七年小國固必有尸盟者執牛耳亦尸盟之一事是大夫之任矣非尊者之謂且執牛耳與涖牛耳自有辨哀十七年誰執牛耳季羔曰鄭衍之從也公子姑曹祭陽之從衛石魋註執牛耳尸盟者考當考

按衛侯之手及挽

陸貞山曰按一作拵拵持之意

挽腕同掌後節中也

傳遜曰涉佗以他國之大夫而按國君之手上近於

臂其厚也甚矣非血及之謂

順祀先公 禘於僖公

順祀蓋合祭也經書從祀從亦順也昭穆之次序

是蓋於大廟而之歟祈諸求祐故悉合享諸先公也

不特謂僖二公夫罔僖進退之說出於後儒之臆不

可從又以僖公季氏所立故遂特祭以求媚也是與

後祀各一事

禘有祫有牲此禘牲禘也故曰禘於僖公也陽虎嘗

經不書禘者畧也。雖非禮而事輕於從祀不足書矣。
作謂林楚。

傳遜曰作噫也是悞。厥意無暫意。

一說作切齒也。一說噫林楚之肩頭指端也。

爾以是繼之。

正義言汝先祖以來皆為季氏之良。今不良以是殺
我之事繼之。

魯人閔金出 喜於徵死

既云魯人且汎指蓋徑諸人不當以季孫一人而言。

徵死猶言速禍也。謂自取死。陽虎強魯人與之交。謂
其自取死也。蓋陽虎雖敢止指論其強而自說如此。

舍爵于季氏之廟

酌而奠于神也。非自飲。

○九年

謂相門右師出

劉向熹曰子明蓋惡右師同居出謂遜之使出而各
居也。

取彤管焉

九

詩意深愛其人故其所贈之物雖微而美之異佗
形管所以盛筆非筆柄且是人時常所用不必標女
史

竿說何以告之

知告若其人也然呼竿說若愛竿說者然其援詩之
義云舊辭辭女竿說並與甘棠哲馳大失倫

召伯所茇

召伯只是舍于棠下耳不必言味訟

象郭書讓登 子讓而左 獨先下

讓先也攻城有可登之便衆心爭競且其路狹窄不
可並進故相讓先登耳

讓而左右者既登左右避而讓路與後人使皆登也
書左如約讓也獨先下背約不讓

如駘之新

說文新當膺也

駘馬之新後於駘馬之新是謂其馬行相隨之意耳
駘馬為新者未之聞也

背幘而衣羅裳

九

哲幘白巾也戴白巾而被貂裘是以物色註強讀幘
為黻非也哀二十七年陳成子衣裘杖也杜乃解作
雨衣非也蓋裘之為裘亦非常服之裘是甲上可被
者猶後世之戰袍矣

彼賓旅也

解獨蓋他國來寓者故曰賓旅也則其出死力特可
淫賞矣非後世臣之比

辟軒與直蓋

蓋之柄有曲者有直者

直蓋車與辟軒別是一車蓋軒車不用蓋

○十年

孔子使茲無還揖對

上文孔子以公退暫退也某人去理當復進此孔子
不自對使茲無還對者會朝之禮各有職也非退故
且盟者國之大事豈容使輟者終事哉

其圍人曰 吾猶子以告

圍人是郕之圍人侯犯之屬也其字擊承禹正侯犯
句

稱子稱侯犯之劓也非稱武叔即武叔圍人不常稱
為子又無由以知過公若之朝

侯犯以師叛

是案際會罔利營私也殺公若一事因為侯犯之功
是非不能副武叔之命杜蓋以侯犯能殺公若則不
常叛故認鮮上不可從

倍與子地

謂所易之地廣倍於師凡易者易地也謂以師爭
而取償地於齊也非易人之謂註前後皆誤

○十二年

秋大雩

大雩早也

與甚素厲

滑羅知曹不能來逃故不逐於列而甚言如此非欲
誘致

合註羅言與甚空稱溢以驕人寧為無勇可也亦蓋
之反不伐之意

○十三年

十二 三

稽侯歆共衛侯棄介而與之棄
是欲以衛侯為僕役也而弗可得焉故設詐暫置衛
侯于己車以逆其歆已註不祭是意徒病之以輕未
得事情

○十四年

使死士再會焉不動

會往遺之會也所謂餌兵棄吾人不動不取會也

去檣李七里

謂去戰處去遠即死明因傷而死也非釋經文

既定爾婁豬 艾黻

婁媿同謂者也以喻靈公言既定夫婦之義
宜歸我宋朝也

艾少艾也宋朝有美色而年少故以艾黻為喻安得
以老豬喻焉

哀公

○元年

夫屯晝夜九日

劉炫曰詔夫從屯聚晝夜不止九日而築壘成耳

使疆于江汝之間

疆定疆界也非徒國

或將疆之亦示難乎

難乎聲詔難免禍也

哀元

不可食已

食猶食言之食也已語辭

日可保也

日之益甚之意

堂不崇壇 然不形饒 不親 所嘗 卒集

壇者堂之基礎也不崇者壇卑也非曾不起壇

形饒彰之語不親謂不為親美

所嘗謂凡所飲食者非特珍異卒集謂王之親隨

○二年

若有之野必聞之

野以不聞拒之是曾不宣車中語言靈公未嘗有此
言也非以前後論

右河而南

未渡循河而南行則河在甚右故曰右河也

以故北詢

傳遜曰此棘與范中行氏戰非衛太子事也太子特
為右耳此必棘始歟遜范中行而卜得吉北也註納
衛太子卜得吉北謬甚

二

上大夫受縣 受郡

當時縣大郡小然其廣狹今不可考且縣有改縣之名則其小者亦有之也作雒篇不可據
據作雒字里百縣則縣是方百里矣縣有四郡則郡是方五十里矣晉國雒大而輒以五十里百里為一
數之實豈可身哉作雒之不可據如此

志以無罪 後猶以戮

志以無罪之字蓋有所避以字行耳服虔以為鞅改
名志以無下文崩讀禮詞仍稱鞅則服說亦不可從

從外稱之曰鞅自稱曰志以十七年傳當參考

較亦猶也非指物

趙孟喜曰可矣

傳遜曰鄭莊則范中行失糧糧竭必將止故喜而傳
僂應之以猶有知在也於大字當不相接

止而無之曰

別德之田也非謂所稅之田上文所謂得者得地也
不謂取田

駕而棄材

凡木之可用者謂之材植輕之屬皆材也不必橫本
且棄材以試重載也必非細小

哭而遷墓

遷墓改葬也

○三年

圖說

論 知不義推府為兵首是後人之隱度當時豈有是議
論

濟濡惟幕 鬱攸逆之

濟亦濡也

作所也謂以濡物降火氣所鬱封處也

命歲象魏

此象魏謂平日所縣教令如後世禁榜是也周禮不
必援其正月縣者決旬而飲之則災時無可藏

董弘奉劉文公

事者謂親善奉之不必屬大夫亦年齋陳乞偽事焉
可併按

荀彘伐其郛 已耗師而出

三

荀寅出擊城南之師分其兵還入北門以分敵兵而
已潰師而出也註並謬

○四年

盜殺蔡荼申經

公孫翩雖賤亦非匹士但其事脫易非聚兵作難之
比是所以稱盜

盜則無君臣之名固無所用執字

執我靈子 歸于楚 經

執靈子非晉侯命固不得稱人

是一靈首也已註何以稱諸侯可怪

歸如歸于京師之歸是遣送之義矣非還歸之歸

恐其又遣也承

合註承衍文 又按承之下蓋闕文

以兩矢門之

守蔡荼死家之門也

為一昔之期

今日發命以明日當起也不必夜結期

陰地之命大夫士義

士義是晉守陰地大夫也杜謬為楚人故曰別縣監
尹也尹楚官

○五年

王生授戎

謂予我以賢名也昭二十年宗魯曰子假我名為令
聞難而逃是僭子也諫意正與此同

不取而死

矢折不成長也未至論冠否

○六年

陳乞執其君荼位

是往傳不相符者句彙合作說乞之語又與子家憚
老子比劫之異類

再敗楚師不如死

劉炫曰再敗謂今戰更敗杜言退還亦是敗非也

祭不論望

望謂山川也不及星辰

允出茲在茲

允是虛字實之之辭不可解為志信之信

丑云

為孺子牛而折其齒

蓋景公之齒矣損地者亦是景公矣

遷孺子於駘 韜諸野幕之下

必於殺不必於遷駘遷駘托辭已註拘

野幕謂野次也

○七年

上物不過十二

陸貞山曰上物亦通言之如冕與旃俱十二疏玉路
樊纓十二執之類則是不專謂甲而甲亦在其中矣

二子子以為何如

孟孫周訪於諸大夫也非恠不言

執玉帛者為國

玉帛迄稱贊也夏禮無微且不必穿鑿杜乃擬周禮
作解何居

大不字小小不事大

是所以減也若引以為戒也非以自恠

知必危何故不言 魯德如邾

知危故今敢言之不隱顧季孫之怒焉且魯德云云

可卒文意蓋如此

傳遜曰禹合諸侯至加之可身皆諸大夫之德

不樂而出

賓主意異故皆不喜樂而退散也非中罷饗

君之賁也

貳仍是副貳之貳魯之承事輔相不如邾之私屬親
發也以見邾雖小不可弗恤也

○八年

若使子率子必辭

合註率謂引導

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

傳遜曰凡與字必指人已而言魯微弱事藉四隣之
故故言緩時雖無與之俱立者急則恐福及己有與
之俱斃者矣

隣國於魯緩時不相輔翼而急時必相赴援也與斃
者謂出死力之甚

以伐武城克之 國人懼

劉炫曰克之若魯克武城國人懼者懼其害魯

八

傳遊曰吳以容兵遠涉敵境自不能久雖克武城人心不附今王既舊為邑宰子羽之父又一邑之望二人相得則武城之人皆將固事吳而吳據之以為吾害非遊兵羈吳者比故國人為之懼也

公宿庚公甲叔子與戰 此同車

公宿庚與公甲叔子戰也庚蓋吳人矣下文獲叔子庚獲之也

同車謂叔子與析朱鉏也

○九年

取鄭師于雍丘經

取者言易也與傳例覆而取之別自一義

十三年取宋師
做此

不利子高

子穀于之請

盈水名也

史墨之占不可曉杜以盈為趙鞅之姓不知何所據

故鄭則不吉

史趙之占不帶宋事唯言鄭不可救而已故曰不知其他也

○十年

臧悼公赴于師

亦以病死赴也非解說

季子孫陳

季札九十餘帥師恐左氏之妄孫毓曰此季子或是札之子孫可備一說

○十一年

一子字二子隆公

是只於三家中擬一二也未存甚難耳不當以一子

牙定作季氏

居封疆之間

封疆在四竟是謂未出竟也非近郊之謂

上文禦諸竟戰于竟外也此封疆之間戰于竟內也

不厲者非魯人也

厲係屬也謂接續出戰

二子之不歛戰也宜

季氏既專政宋國有難宜身當之二子為獨受其難且不能戰亦非二子之耻故曰宜也非恨而不盡力

保於黨氏之溝

侯者侯晉孫之呼也未輒從入也

公宮外之列第有黨氏之室而前有溝丹子保於其
上耳何地名之有又安得曰朝中

按僖三十二年公築臺臨黨氏則黨氏與公宮隣

慮材而言量力而共

是說二子之不力也非所問非所及之謂

孰用命焉

合註就猶能也用命效死也

為已往卒

謂左右親兵

不袒曰惡賢

賢勝也惡賢謂無以勝於眾

不袒自以非怯不及人故不袒又非勇勝於眾故不

止遂徐步而死是以中人自處也非無戰志之謂

爾死我必得志

得志謂破敵立功

三戰必死於此三集

上句是治言下句實之言凡力戰者三必死矣例為
然今吾三於此其必死也

對曰從司馬

叔孫時為司馬官故云從者謙辭猶從政之從也

天若不識不衷使下國

不衷作齋羞也非作國子使下國使魯得克也不特
指殺國子

顛越不衷

顛越謂顛倒錯亂

使於齊屬甚子於鮑氏

史記吳越春秋皆云吳王使子胥于齊子胥屬甚子
於齊鮑氏而還報且從杜蓋謬

故夏戊為大夫

夏戊疑子慙之妻族矣不然故字不通又二十五年
稱夏戊之子期大叔孫之從孫甥也豈後來別重婚
者邪似期之母為疾之從甥也未可據此以戊為疾
之甥

歎以田賦

十一

田賦之法不可考先儒皆執田賦二字種之字鑿立說究竟不見其可姑闕之可也如杜別田賦之說於傳文殊無可徵

○十二年

放鐘而拜

是不成吊也非偷合礼主人拜吊客客不答拜若可尋也亦可害也

尋得同與得對意自明不須別解

九月宋向巢伐鄭

劉炫曰傳倒本障地之事載其日月使與明年相結

○十三年

公會晉侯及吳子經

吳稱子爵也正與楚同楚未嘗去僭號而經皆書子是常法已此何必同吳去僭號與否也杜蓋據國語也然國語唯云去王而已仍稱吳公為未嘗稱吳子也其不可擬明矣

十有二月癸亥

前年所詔司歷過者謂周之曆官也非魯之曆官夫

周室雖微尚應班曆必不得各國造曆也不則列國
朝會赴告卷差不稱萬無是理

趙子常曰杜詔魯實有曆曾承劉歆之說

以石色為虛

虛墟同詔陸城郭色辰為丘墟

王忍其聞也

聞去聲以發聞於所會詔衆或懷攜貳恐不得逞志

內食者無墨 有墨

墨以有無而言必是一物矣杜解難從

一說墨謂面上浮氣黯黑色理或然

伯帥侯牧

伯與下文同詔侯伯也

侯牧謂諸侯也諸侯牧民者故通稱焉是皆就當時

之事而言不宜遽引古典論先代

佩玉繫紵

繫紵貌繫字外無所見蓋與繫同字

曰庚癸子則誅

林註有山民素備糧食登山待其呼則誅而與之也

十四年

以句釋東奔經

續經疑出於左氏之手也不必別撰弟子

曰麟也

春秋感麟而作故絕筆獲麟因不須問魯史書與否也註泥

事君子必得志

得志謂遂其所歛也志字屬豹不屬子我

四葉如公

四葉四人若一車兄弟中未詳其誰

史記曰常兄弟四人葉如公宮

司馬負曰四葉謂四人葉車而入杜預認

又曰按世本昭子是叔父成子兄弟凡七人

侍人禦之

是齊侯之侍人宮中役使者

吾早從棘之言

是悔並陳國以致禍也棘固言不可並而已不言必誅陳氏矣

薄宗邑也

謂先世以來相傳湯沐之邑也不必以廟

父兄故臣 其新臣

呂東萊曰其父兄故臣老矣安祿顧寵惟恐失之故不可而新進莠銳猶可以義徵故曰從吾君之命

燹質大夫以入焉

左師本意不燹滅魑又懼討焉故劫大夫以入于莒也下云不入于莒不得質而入也入字正同

以從大夫之後

從從謹辭謂仍在大夫之列孔子被幣召而歸雖不復任官職而甚居魯仍在大夫之列蓋如後世奉朝請身必非致仕歸老之比十二年夫人之喪孔子與幣當參考

函有司徒

使即有司矣蓋為宰使也不當作有司所遣之使者

聽共

聽聽保身供給之命

○十五年

十五

使蓋備使

合註備猶充也

陳厥子館客

館通客全見客也

弗及不踐甚難

及認禍難未切於身蓋言禍難未切於身因不當逃
避苟免焉但未來切於身不當往求而踐焉耳

食焉不辭甚難

子路孔懼之臣也非衛侯之臣孔懼見劫故往救之

耳壽也孔懼也非為出公曰甚難曰甚志曰食焉曰
利甚祿皆就孔懼而言不在衛侯矣則與衛大夫高
柴地位已異非特氣象不同也註不彘是意何居古
今論者皆不免是失

必或繼之

言別立孔氏宗人以為難也認不以孔懼一人作去
孰然亦劫過之言耳

○十六年

孔丘卒

十六

獲麟後續經者特欲記仲尼之卒也則他事採于魯
史而記焉可也至于孔子卒何必問魯史書典否
劉暉曰春秋之例卿乃書卒能令仲尼不告先例不
合書杜謬

孔子是時蓋仍在大夫之列也不當以告老去位作
說

隱爾祿改

從王命復之也

夏天不吊 不懸遺一先

吊恤也慙勉也

率義之謂勇

率循也

詰以教備獻

昭虞曰欲陳士卒甲兵如也吳戰時而入獻捷

以陰德幸者 偏重必離

險危也

言傾危之徒其欲無度且事德成其威權富貴不能
均平則互相怨望離心也故欲待之

圍公陽之宮負五

公陽是圍人之名養馬之職者非大夫

○十七年

衛侯為虎帷

虎帷蓋張虎皮用為帷幕也

衰旬而牡 紫衣狐裘 袒裘

衰旬未詳凡駕馬車皆一轅通于上下此何用特稱
焉故杜註不可從而牡亦不見僭禮之意

紫衣華色非禮也註以為君服者謬狐裘蓋狐白裘

袒裘脫表衣見衷也上文紫衣即是表衣矣表衣必
單袒之非因熱也只是宣狐裘之美耳與不釋劍皆
為不敬之罪

陸賈山曰衰旬而牡當為罪之一若已罪不數衰旬
則傳何用言又袒裘不釋劍總是一事耳

數之以三罪

前年天子言請三之後有罪殺之是殺良夫必須四
罪也此蓋以衰旬三句充三罪而又加以欲召出
公之罪而殺之也傳文簡且取三罪呼應而實殺良

夫之一罪則在言表是文之至若人弗察爾

左右句卒

句卒枝單也猶較之有句枝也

今尹有憾於陳

今尹之憾恐別有所指也今不可考若吊吳未足以為憾豈寧伐陳未得志之故耶

鯀之生之瓜 叫天無辜

興也不當作比喻

鯀之不飽貌

無辜認罪不當死也非一事三罪之認往何類項

如魚窺尾 衡流而方羊句 裔為大國

窺類同

鄭衆曰方羊遊戲也傳遜曰典彷彿同

劉炫曰卜鯀之辭文句相韻裔為二字宜向下讀之

裔為大國認土地遠為之大國

○十八年

觀瞻曰如志

如志占辭也前年子良之下過於其志可例而推焉

十八

○二十年

進不見惡退無諂言

進退只是公私上下之間已進思盡志退思補過文
意與此同

○二十三年

其可以稱旌繁乎

劉用熙曰稱稱副之稱

季氏自吊其鬻氏與魯國之政何關杜自沉終前年
之說不可從他可例而推焉

○二十五年

臣有疾異於人 君將殺之

聲子之足蓋所相杖指之類故曰異於人也非創
殺殺同說又說貌

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

姊妹之子為甥則從孫甥是從父姊妹之孫矣

夏成之女不稱大叔之屬而弟期特稱焉是期之母
為大叔疾之從甥也期與夫人蓋異母矣餘見于十

一年

公使優校盟券彌

是只失禮而已非有耻辱之之意校優人之名

○二十六年

今君再在孫

出公居城鉅城鉅是衛地故杜前解云近宋邑也此註乃云今又孫宋似以城鉅為宋地誤

○二十七年

衣製杖女

製衣也亦可以禦雨然不可解作雨衣也詳于定凡

年

使璩察陳衰

衰中心也陳衰猶言陳之事情也

始衰終皆舉之 不亦難乎

註援三思而齊合為非也且論語有哉三思未聞尚三思者

不亦難乎悔其舉取禍也註言不可復未見何所當

杜氏後序

後序非杜氏筆蓋偽撰也書記年者又作此托元凱
以取信於世耳其行文潦草姑舍之今舉一證有言
紀年稱伊尹自立大甲殺伊尹大無尚書叙說大甲
事年異不知光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夫伏生所傳二
十九篇無叙說大甲事若而元凱目不睹古文尚書
安得有尚書叙說大甲之語又元凱之溫雅必不至
輕語伏生矣偽撰者雖巧掩藏至此年足皆露

夏歷戊辰

國立公文書館

